

红色记忆



映目荷花别样红

□ 谢隆新

电影《洪湖赤卫队》里有一个令人难忘的画面：韩英和秋菊摇动着小桨在湖面上一边采莲，一边唱着《洪湖水浪打浪》。在万道霞光的映照下，百里洪湖荷香阵阵，一朵朵荷花千姿百态，风姿绰约。韩英那甜美的歌声在洪湖上空回荡，激发起洪湖人民热爱家乡、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洪湖的莲藕与洪湖的革命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在那如火如荼的革命战争年代，洪湖的莲藕也经历了战争的洗礼，每一片碧荷上都留下了殷红的鲜血，被洪湖人民称为红荷。

洪湖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1927年9月10日夜，刘绍南与中共鄂中特委南部负责人肖仁鹄、邓赤中等50多人在陈家祠堂召开党员大会，宣布暴动。刘绍南随即带领党员、群众300多人，包围了涂家大院，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戴家场秋收武装暴动，打响了鄂中地区秋收起义的第一枪，重建了戴家场农民协会，从此拉开了红旗漫卷湘鄂西的序幕。

从此，在洪湖这块红色土地上先后爆发了沔城暴动、荆门暴动、柳蚌湖暴动和瞿家湾暴动。各地纷纷成立了农民协会，洪湖赤卫队也不断发展壮大。贺龙在南昌起义后，于1928年1月和周逸群等人来到洪湖，领导湘鄂西人民开辟了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建了红二军团。

看到洪湖地区的革命烽火遍地燃烧，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了四次反革命围剿。地主湖霸也组成还乡团对共产党人血腥屠杀。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以百里洪湖为战场，隐藏在茂密的芦苇和田田的荷丛之中，与敌人展开游击战，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当春暖花开，平静的湖面上露出了小荷，泥里

的藕带又粗又长，一根接着一根。夏秋季节，荷丛中长出了风姿绰约的荷花和清甜可口的香莲。即使到了寒冬腊月，荷枯水浅的季节，湖底到处都是清甜的莲藕，这些都是赤卫队员的四季食粮。

赤卫队员英勇顽强，在湖心小岛上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一位老赤卫队员讲述了这段革命历史。他说，洪湖之所以能成为革命的摇篮，一靠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二靠洪湖有着丰富的水生资源。一望无际的湖面，纵横交错的港汉，湖面荷叶田田、蒿草丛生、芦苇茂密，形成了天然的战斗屏障。在一次伏击战中，赤卫队员手拿渔叉和梭标潜伏在荷丛中，每人头上顶着一片荷叶，等敌人汽艇开进埋伏圈，赤卫队员掀开头顶的荷叶，迅速跳上敌船，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许多赤卫队员倒在敌人的枪口下。这一仗，虽然消灭了敌人保安团的一个中队，缴获了几十支长枪和一挺机关枪，但赤卫队员也牺牲了20多人，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娇艳的荷花和洪湖水。

晚上，一轮新月冉冉升起。湖面上萤火闪烁，蛙声阵阵。打仗归来的赤卫队员露宿在湖心小岛上。他们喝着鲜美的莲藕汤，抱着从敌人手里缴获的长枪进入了甜甜的梦乡。在梦里，满眼都是美丽的荷花和夜色下流动的美景，他们脸上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洪湖莲花，不仅以它出污泥而不染的高贵品质赢得了人们的赞美，更与它和洪湖人民一道不屈不挠、顽强生长的斗争精神赢得了洪湖人民的珍爱。

红荷也有过灭顶之灾的历史。1931年夏，长江中下游暴发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洪水，苏区人民深受水灾之苦，几百万人饥寒交迫，无家可归。国民党

反动派不顾人民死活，一方面调集10万大军，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另一方面“以水代兵”，在监利上车湾掘堤放水，妄想以洪水消灭苏区红军。在贺龙带领下，苏区军民不仅挫败了国民党的10万大军，而且紧紧依靠洪湖人民开展抗斗争。当时，洪湖水位涨到10米多深，一望无际的湖面上只有白茫茫的一片，浑浊的湖水翻滚着巨浪。往年还能依靠洪湖莲藕度过灾荒的洪湖人民纷纷拿起三棒鼓流浪到四方。神奇的是，当水位退后，湖面上又长出了新的嫩荷。随着嫩荷伸展展开一片片卷叶，一朵朵莲花也微笑着露出了湖面。洪湖的荷花和洪湖人民一道也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国际友人路易·艾黎这一年第一次踏上洪湖的土地。当看到洪湖人民抗洪救灾的场面后，深受感动。多年后他写下了著名诗篇《洪湖精神》。这一年，路易·艾黎以国际救灾机构成员身份给洪湖人民送来救灾物资，帮助洪湖人民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一曲洪湖水，天下美名扬。近年来，洪湖市委始终把打造红色旅游开发作为重中之重。先后建成了瞿家湾蓝田风景区和湘鄂西苏区烈士陵园景区。投资34.8亿元的洪湖环湖绿道工程也正如火如荼地加紧建设。同时，洪湖市委也把开发荷莲产业作为促进洪湖经济的重要抓手。洪湖涌现出了一批研究生产荷莲产品的龙头企业。产自于洪湖的野藕汁、野莲汁、山楂荷叶茶等，已经享誉海内外，成为洪湖莲文化的一张重要名片。

红荷，作为一种精神，已经深深扎根在洪湖人民心中。

清炒藕簪

□ 刘德建

的是，冬季挖藕，无须藕簪引导，在枯败的荷梗下直接动锹即可。

炒食用藕簪，长大后就成了粗壮的藕而不是荷叶，所以它永远不会挺立河岸湿地或水面，当然就无从看到“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景象。炒食用的藕簪，若不是农人将它从根梢拽出水面，它会在黑暗的淤泥中径直向前直至终老，随着四季变化，再来复制周而复始的繁衍过程。

藕簪是不待成熟的藕，它在稚嫩的岁月即上市，是众多食客心中的疑问。倘若知道它的售价是莲藕的5倍，一切就昭然若揭了。至于长藕的簪与莲荷叶的簪，先民为什么没有从名字上加以区分，导致后人表述时模棱两可，其中缘由尚不可知。

簪是古代汉族女子的发饰。它们或金或银或玉，无一不是贵重物什打造。发髻挽成，固定的器物就称之为“簪”。江汉平原以簪的形态比喻水生植物，显现出荆楚语言的秀美，饱含着先民的智慧，所谓的文化遗产不正是如此么。

“藕带”是藕簪的商业语言，它的出现没有几年。在市场经济的潮流下，藕簪不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窈窕，它带着水乡细嫩的“天生丽质”，制造罐头向外拓展。外埠食客不知藕簪为何物，形象的“藕带”就会派上用场。有人偏偏特立独行，叫它为“藕肠子”，可能与它的纤维细长有关。但粗俗的

“藕肠子”实在是与水乡韵味十足的藕簪秀美相悖，故叫它“藕肠子”，有暴殄天物之嫌。

清晨，菜场人声鼎沸。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在货卖堆山的蔬果中，秀色可餐的藕簪伴随水珠盈盈的莲蓬、菱角呈现眼前，江汉平原的丰饶水生物产，挟着河塘的清香，顿时冲淡了笔者深夜“秉烛码字”的疲惫。

选择藕簪唯嫩为上。其中亦不乏眼观耳听的小技巧：极嫩的藕簪，尖端如同饱蘸浓墨的毛笔，完全没有开枝散叶的迹象，此为看；轻折藕簪的下端，随着清脆的声响，藕簪一分为二，如此，方是藕簪粗老的纤维尚未形成的极嫩商品，此为听。若藕簪底部弯曲不折，商贩用指甲之武力生生掐断，即为粗老货色，虽然食之无妨，但严重影响口感。

有人常把藕簪切片后再行浸泡，这是长期警惕蔬菜农药残留而形成的“草木皆兵”。藕簪出污泥而不染，它的高洁品质因而得以体现。藕簪真的无须如此繁缛，它们生长于水塘泥巴之中，何来农药之虞呢？

清炒，是对清新水生植物的尊重。在热锅中快速滑动，断生后着少许食盐撒香葱出锅，极简之法，带来的是无尽的清香。

恣意加辣加酱，藕簪的天生丽质必遭毁灭，画蛇添足，适得其反。



藕簪是莲藕的嫩茎。

对江汉平原土著而言，藕簪是泛大众化用语。农人春天挖藕，常常找准藕簪所在，尔后顺势挖掘泥层，将沉睡其间的地下茎轻巧完整地取出，拭去淤泥，白嫩的莲藕就暴露出来。可是，给挖藕人充当“带路党”的簪，不是我们清炒食之的藕簪。尽管它们同根而生，两者的终极目标却大相径庭。此藕簪从藕节根须萌芽，继而向上穿透河水，褐绿相间的嫩尖昂扬冲出水面，绽开后就是阔大碧绿的荷叶。宋人杨万里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正是这类暴露母体方位的藕簪。需要赘述

心情随笔

病毒性感冒让我头如万针刺扎，睡一阵醒一阵。

侧身朝窗，皎洁的月光清冷透亮，恍如白银倾泻的世界。月亮就这样以窗为框定格在那里，与半醒半睡的我隔空相望。

上周末回趟娘家，沁在母亲额上的汗珠，贴在母亲背后的湿汗衫以及母亲在堂屋里来来往往的身影，一不经意就会蹦出来，冲击我的脑神经。打开手机远程监控视频，此刻，母亲蜷着双腿侧身熟睡着，似乎还隐隐听见均匀的鼾声。从小木窗斜进来的那束月光，像是舞台给的特写，不偏不倚地落在母亲身上，像极了一个胎儿在母体中的样子。哦，我的老母亲。

我使劲地回想，想在我的童年，在月光如水的夜晚，寻找母亲陪伴的过往，没找到。

童年的夏夜，更多的是在家门口的禾场度过，更多的是哥哥的照顾与陪伴。每到傍晚时分，哥哥会把堂屋里的两条长木凳上下架着用肩扛出来放禾场中间平整的地方，按照一定距离摆好，把西厢房的两块门板下下来，拼搁着放在条凳上，再抱出两个枕头并排铺好。乘凉的床做好了。然后哥哥拎个小小木桶，到屋后浅水沟舀桶水，让浑身脏兮兮的我站着或坐在用桐油油过的大木盆里，一瓢水一瓢水的给我淋洗。洗净揩干水分，直接抱到木板床

思念，在月光里

□ 杨 敏

上，细心的哥哥总是不忘给我扑上痱子粉，让我浑身又香又凉爽。然后哥哥打着蒲扇帮我赶着蚊子讲着小人书上的故事，漫天的繁星都争先恐后地冲我眨着眼睛，再然后哥哥问啥忘了我不知道，啥时候谁把我抱回房间我不知道，父亲母亲啥时候回来我也不知道。只知道第二天早上睁开眼睛，在屋里头自己的小床上。不见哥哥，不见父母。

起床光着脚丫揉着眼睛迈过门槛，看见母亲正挑着沉重的担子从眼前快速走过，那扁担下发出有节奏吱吱呀呀的声音我至今都能记得。邻居小伙伴也出来了，便立马玩耍起来。直到哥哥找我回去吃早饭。

再回想稍微长大一点，在模模糊糊的睡眠中我感觉到晚归母亲洗澡的水声，然后倒床就睡的呼噜声，天刚蒙蒙亮母亲悄悄下床开门声。记忆里整个夏天，母亲洗脚上床，下床落地，直接省略了鞋的存在。不，母亲根本就没有穿过鞋。她头顶着烈日脚踩着热土，起早贪黑为我们这个家没日没夜地劳作。那时候，母亲的陪伴是一件顶级的奢侈品。倒是记得父亲要是公社晚上没有会议，还可以早点回来跟我们兄妹俩讲讲故事。这时候我们的凉床上，就会挤上邻居家的小伙伴。

后来听母亲说，这是过集体，后来单干了。1982年以后，正多事的我成了家里的半个劳动

力。放学回家，打猪草、喂猪、喂鸡、打扫卫生都是我的家。母亲一个人侍弄着5亩6分薄地，父亲在大队部工作。哥哥外出读书，我上小学。农田里收成一部分要交提留，一部分要卖给国家，剩下来部分才是我们口粮。猪是我们兄妹俩的报名费，鸡蛋是我们的生活费。父母亲勤勤恳恳总算把我们兄妹俩供上大学分配工作。熬到我们成家，他们也老咯。

现在，轮到我們反哺双亲，陪伴父母了。每回去一次，我都感伤不已。母亲今年74岁，该享福的日子却成了孤家寡人。父亲生前多次叮嘱过，儿女的家向来都不是父母的家，父母的家却永远是儿女的家。所以，母亲一个人留在老屋，守着我们的家，守着我们的童年，守着我们的记忆。在几儿孙满堂中慢慢老去，在岁月流逝中慢慢老去，在我们的无限牵挂中慢慢老去。

我看了一眼手机里的视频，母亲换了个姿势，翻了个身，又熟睡起来。如银的月光照得满屋子都是闪亮闪亮的。我从窗外望去，月亮也还在我的窗框里，与我对视。

久久无眠，不觉中泪湿满巾。父母在，人生尚有所依，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但愿我们的孝心能让母亲安享晚年，但愿这皎洁的月光，能明媚每个思念的梦乡……

诗意荆州

精彩洪湖

□ 邹 林

1
洪湖之水，养育仙艳之荷
一朵荷花一个美人。荷花打开的世界
布满丽颜，弥漫郁香
飘扬风情

天空投下金子
绿宝石的湖面，清风掠过激池，鸟鸣
伴打节拍。莲荷起伏，一道光
照亮陶醉的脸庞

莲荷的绿，在辽阔上
书写洪湖的史诗。每一支莲荷的生长
饱满乡韵。意蕴升腾
莲荷茂盛

2
荷花开在旋律上
经典围绕每一片荷叶每一朵荷花
故事站在洪湖的底蕴，风景贴紧莲荷
目光投过来，心靠上去

洪湖的浪，从
湖的廊道涌起。你看到的丰腴
是洪湖的直抒胸臆。它的主题深植人心
它的色彩连接臂力。它的
鱼虾、浪花、光影连接一道
升华的美

浓墨一池，绘下洪湖的精彩
被莲荷装订的画卷

在洪湖的册页上铺展
洪湖人欢欣，一股难以抑制的骄傲
从心头升起

3
由莲荷铺开的湖，盛况领着盛景舞动盛夏
情节起伏，絮语荡漾。舟桨
划出的歌声在荷叶上跳跃

洪湖的美艳由荷花掌管，洪湖的壮观
由荷叶布设。湖水负责产业的深度与长远
负责洪湖人的荣耀

湖水起浪，莲荷跟随
一年胜过一年的洪湖，布局优美，设置
华丽。洪湖人的心愿
随着荷花的盛开，到来

4
莲荷主演的剧情，被洪湖推到高潮
被洪湖接入文化轨道，自此
有一股精神在召唤

莲荷握在洪湖手上
立在洪湖的肩头。开一湖荷花引一片
赞叹！在梦境般的盛地
一场莲荷的盛宴，震荡灵魂

荷花在盛开，洪湖在变美
推动洪湖的人，吸一口荷香
信心百倍

访青瓦坊

□ 铁 舟

青瓦黛妍，白墙银光，今天的我是明末
黄莲山下一名种田的能手
一尾尖犁，潜行泥中，不高不低，恰到好处；
一副窄滚，横身长刺，舟行水面，踏泥无痕；
我还是清初，乌林渡边一位捕鱼的高手
一只鱼钩，口小肚大，易进难出；
一副草笠，上窄下宽，瓮中捉鳖；
我也是民国末期，青瓦坊碾盘边

一名赶碾的牵牛人
一头水牛，白天耕田，夜晚拉碾
一个石槽铺就的大圆，我陪它
蒙面走了不知多少圈；
我还是解放初年，瞿爷爷家野莲酒坊的匠人
一百个酒瓮上贴着一百个不同的酒字
一万个酒瓶中能倒出同一种酒香

去看油菜花

□ 陈绪保

青蛙蹦出来了
从一篇小说里
小说很舒缓
有红泥炉子的温馨
就像我的日子

起初，没在意
现在，蛙鸣有点戏台上
锣鼓喧天的味儿
我预感小说要发生点什么
或许春雨绵绵
少年要给天光水色中的父亲送蓑衣
临出门，院子里的歪脖子桃树

一朵花蕾想开口说话
或许某个早晨
少年揉着睡眼
背着竹篓打猪草去
不用看就知道那头架子猪
连呼噜都透着懒气
这已是陈年旧事了

这个节点正是油菜花开的时候
漫山遍野的油菜花
一些蜜蜂忘情地飞
我来到一场花事的现场
头发花白

温泉的云

□ 胡边江

一朵一朵很近，伸手可以抓住
花样绽放。睡在山巅嬉于山腰
晒一晒太阳
压绿鸟鸣，洁白了一眸童话

一尾亿年叫娃娃的鱼，读着
你的白邀你入梦
影住湿地。一滴无暇滋长
长满诗的岁月，在天地在心田跑来跑去

一朵一朵纯粹，是谁寄出的家书
不忍拆开细细读，没有邮戳没有地址

唯静静仰视，一眼阅罢向何处寄去
一纸动态素描，时常留白勾勒
那一个个飘逸剪影，满满散文诗般的抒发
流浪在守望的地方，把思想思念
化成相思花谢雨

那是谁种在蓝色上苍的花？绽放的
如此洁白
那又是谁放牧在眸前山上，抑或
触手可及处的羊群
风拿起牧鞭，你开口说话：家！家！家！

遥望六十岁（外一首）

□ 匡承文

某一天我们相见了
至少要对视两眼才行
第一眼，切断六十年前的风雨
第二眼，把青春的门铃
这样一来，我们就会一下子明白
通往幸福的路径
应该怎么走下去

我们有一座花园
里面红的泛着永恒的红
青的洋溢着青春的青
即使黄也是不凋零的热烈
随便啜饮一滴
就足以丰满一生

如果我们累了
可以孩子气一样
数着那些眨着眼睛的星星
说一些调皮的话
或者将月色酿了
把对方一饮而尽

倘若必须分开
我会提前得到消息
近跟着你
远跟着你
生跟着你
死也跟着你

约定

刚刚说出秋水
春风就瘦了

当说出明月
誓言就长满了两岸

河水策马而去
往事白发苍苍

当说出这一生未竟的爱
我悄悄合上你
走到了来世